

杜氏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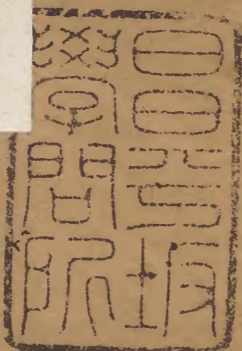
卷一百九十四
之六

邊防

漢書門			
二	四	二	四
一	四	一	四
五	六	五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四	二	四
三	四	一	四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4
冊數	50 (49)
函號	293 123



四十九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邊防十 北狄一

序畧 匈奴上

序畧

北狄 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 以畜牧為

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

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

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羊豉奇畜橐駝驢羸馱

騊駼驛馬 橐駝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之也馱馱駞馬也生十日而



超其母。駒駘野馬類也。生北海。驛駘。駘類也。駘徒河及歐音夫。馥音提。駒音陶。駘音孟。驛音顛。又云驛。駘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今安定平原郡地。並涇水之陽。獫音險。狁音允。地人波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大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今洛之上郡。銀號曰赤翟。白翟。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今郡則樓煩故地。燕北有東胡山戎。鳥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

郡一作則

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徑山。在今鴈門郡。洎於戰國，趙武靈王俗變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持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北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遼東所理。今安東府。置上谷。今上谷。

射元嬰

一本匈奴上三字在後
匈奴先祖前而此文接
上文不別提

陽文安河間今漁陽密雲郡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遼
東郡以距胡今安東府地界

匈奴上

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伐奔北夷至七國時國
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
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
海經已有匈奴周書
又曰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王為獻當是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
際未遑備邊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
今洛交安化郡地至冒頓匈奴益強勝盡服從北夷南
與諸夏為敵國國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

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燒回中宮今扶風郡界
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
召入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
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
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關
河西置酒泉等郡今郡以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
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
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其延壽
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

備邊一倒

甚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屬以西至燉煌。今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壘曰章。改號恭奴。善于。復大冠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飢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求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後又移居美稷。今西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入。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

同一作偵

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操。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河昌北。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明帝後。國亂

邊防

通典卷三百九十四

四

謝元林

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更盛並稱大號
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拔初徙雲中即有種落
後魏太武神麴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
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
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
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
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
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
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羅便沙
蘇魯分為二國大羅便之後為西突厥焉隋文

千

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
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
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
隋亂華人奔奏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
大唐武德中寇原州原今平貞觀初頡利又至渭
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擒
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
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
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
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為一

謝元慶

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
 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定今傳子陵郡趙今趙郡
 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畧而紀
 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
 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
 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為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
 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麀谷仁節死焉賊又
 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夏官尚書平章事
 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
 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為家奴

辨殺其黨遂潰○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
 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亡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
 為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
 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
 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
 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
 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忘失然匈
 奴以致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皆
 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
 百乘騎萬二千疋穀者十萬穀張也音工豆反張弓弩也悉

屢一作處

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
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悉入寇李牧張
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城襜褕胡
襜褕廉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
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
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
地渡河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
戍以充之有罪謫合徙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
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匈奴

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
所謫徙處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
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鳴鏑
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遂東襲滅東胡
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侵燕
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
故河南塞至朝那庸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
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
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

漢書肅作唐

通典

通典卷二百七

七

周寧

漢書傳下有不字
一傳下有不字

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父其世遠也其世傳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北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攣力全反鞮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大反鞮丁奚反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文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

彘音鹿彘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

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

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

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右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

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湏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

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接

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

安咸寧郡之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

之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彘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

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裨頻相都

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餘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

漢書

通典卷二百九

八

周書

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八月中秋社

會祭處也蹕者統也言統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監柳枝衆

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

坐盜者没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

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

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長左而北向坐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

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張華曰匈奴各塚曰巨落喪服近幸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國常隨月盛壯

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

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

人人自為趨利趨讀曰趨趨嚮也善為誘兵以包敵包

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

戰而扶舉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

信於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

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

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

敗走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

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

定下漢書有德字

漢書

卷六十二上

郎

塔

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曰：「願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死則外。」

孫為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陛下雖蠶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

通鑑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

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

邊及馬邑郡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

主為單于閼氏。諸王女公主者，言其父自孝惠

高后時，冒頓寢驕。寢，斬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詞

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

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布布曰：噲可

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二十二萬

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

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殺弩。今歌吟之，聲未絕

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

萬眾橫行，是面謾也。謾，欺誑也。音曼。且夷狄

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

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之。冒頓得書

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

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之事

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

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

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

宗人女為公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冒頓子名

人女亦諸侯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姓中

王之女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行名

求信

說行音郎反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
說讀為悅 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
 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
 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
 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
 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
 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
 去之去弃也以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直用反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

史漢並無譯要二字

平一作彭

考疑當在如下

教單于候利漢要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
 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扶風原郡
彭原縣 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縣 甘泉漢甘泉宮在今
雲陽縣 於是文帝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
 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
 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
 產甚眾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
 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
 人馮唐為郎中署長為郎署中長 帝因問唐曰父老

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百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息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特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

車士車騎之士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辟如伏虎見便必動待何時也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

今思今

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不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為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中國口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竄變皆屬之音庚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而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

邊防

通典卷一百四十四

三

葉白地

而饋乏西臨重困則難為工矣帝不能用後四
 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
 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軍于府榆林郡之地所殺掠
 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
 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匈奴注邊烽火通于甘
 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
 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
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
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

層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
 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
 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
 衆而法曰大冇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
 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
 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
 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漸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

阻一作厄

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闕。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荊蒿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鉞。鐵把短兵。鉞。市連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

桓楊當作袒楊

完

百不當十。兵不宗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相揚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

永信

與也。險道傾則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伎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駕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官之善者謂矢也，發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筈以木皮木，薦以木板為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闕，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為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

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壘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

為一作當

塞一作地

邊防

通典卷二百九十五

十七

陳壽

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
 上南攻揚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
 所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
 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
 為人擒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
 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
 獸羣毛其性能寒讀能曰楊越之地少陰多陽
 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積於道積音奮秦民
 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戍

鏡

後

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音之後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役入間取其

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間之左不順行者深怨

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

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

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

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

知其禍烈及已也猛火曰烈故陳勝行戍至於

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

等一作筭

邊防

通典卷二百九十五

十七

陳壽

劫而行之之散也。胡人衣食之業，不着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

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蘭石雷石可救人也。渠荅鐵菜也。雷力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等度之也。總計城邑謂中令有度千家以上。反為中周虎落者外蕃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名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

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募乃民之欲
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
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
列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若非有匹敵不
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
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言胡人入為寇驅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
能止得其所驅者今其本主以半賞之
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為
備價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
立德義於生上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從
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
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
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
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
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
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遠音于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

後一作厚

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
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安
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
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
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
其人不足為強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
以全制弊其勢必危殆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
明和親約束後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
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鴈門馬邑豪

今

馬邑

今郡豪郡也姓聶名翁壹老人之稱也

問闐出物

不愛也

與匈奴交易

私出塞交市也

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

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
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
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
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匈奴侵
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擊之便
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
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

竊下忘脫以字

以

大目

大目

大目

大目

兵也。悍勇也。至如炎颯。必違去如收電。居處無

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

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

昔秦繆公都雍。今扶風郡縣。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

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

也。及從蒙恬為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

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命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匈奴不敢

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

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

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

復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工理以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

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音縱行則迫力。橫行則中

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

去日遺人獲也。言以軍米。令人得之。意者有佗言。巧可以

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恢曰。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強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

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為之備。審邊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

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今在馬邑郡界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

通猶行避也軍法逗遛畏懦者腰斬逗音豆撓女巧反自是後匈奴

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年衛青復出

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正於河南

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

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弃上

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西近胡

入匈奴界者其中有造陽之地其後伊穉斜

單于時軍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

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

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其

注時字當為本文

臣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臣

黃元

邊也

通鑑卷之九

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其為天神之王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

界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

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

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漢元符二年漢使去病

迎之昆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

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郡

郡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

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西咸北地以西戍卒半明

年春匈奴入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

殺掠千餘人其明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

凡十四萬匹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限糧重不與焉

負載糧食者重直用反今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

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

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

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

度徙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去漢兵

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去病名城寘千反

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

徒

徒

漢書

通鑑卷之九

二

黃元札

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漸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今音零下同在今西郡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平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數萬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萬餘疋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見武節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穉耶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下今單于即能前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使使好辭其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郡濊與穢同貞蕃臨屯樂浪玄况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而西置酒泉郡今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宮女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右之援國北又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音縣雷音雷而匈奴終不

求信

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調以
其言。調古欲多得漢財物。給給徒王烏曰。吾欲
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
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
特但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
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十趙破奴屯朔方。
以東備胡。臨菑人主父偃上書諫曰。臣聞司馬
法曰。國雖天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
下既平。天子大凱。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

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
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
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
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快心
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
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
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考蒙恬傳云。渡河
據陰山。而偃云不能踰
河而北。未詳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
何為不同。

辟一作却

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腫。古萊腫音瑞，今文登縣。瑯琊今景郡，轉輸北河。朔方郡，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聚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

燕深難，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

加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允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允祿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至且鞮侯

單于。且子餘反，鞮丁兮反，鳥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既誅大宛，威振

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

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漢遣也。行音胡浪反。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

漢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

里。

張景

鹿下有姑字

里今張掖郡境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

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

其女妻之孤鹿單于且鞮侯之子立六年侵盜上谷

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

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

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漢本

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

貳師妻子坐巫蠱收坐江乞誣陷衛太子相連聞之憂懼軍

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

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美

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

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

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殞敗也罷音讀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

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

言請罷邊戍去戰鬪尚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

示奢侈安入而已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

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甲病則烏折辟鋒銳而

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敗其役

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

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賈音夫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滅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衆人疑焉故常人可

難下有做字

誅滅一作誅厥罪

河

一區

不觀也往者匈奴據向山之險擅田牧之利入富兵強行行為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在今鴈門郡一名西而西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芟積布野未觀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敢遠不以地利以人和

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殺塞，而亡於諸侯。晉有秦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大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鄙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適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脩德撫拯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裾帶曲襟

卷四

通典卷之百

三

陳壽

之制，觀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工，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績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戰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群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

一無自字

秦方

通典卷之百

三

周章

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壹行鞮單于既立，狐鹿姑之子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使，忠使西城，為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注曰昆彌亦曰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中精兵八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西人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正沐軍兵二十餘萬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元兆杜佑君卿纂 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邊防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南匈奴

握行胸鞮單于 烏羅單于耳孫 暴虐國中不附

烏桓擊匈奴東邊 姑夕頗得人民 單于怒姑夕

王恐即與烏禪幕 本烏孫康居問小國數 及左

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緡 山諫 為

呼韓邪單于 虛閭權渠壺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

虛閭權渠壺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

渠

閭敬同

通典

通典一百九十五

蔡傑

駒作騎
一本無也及字朝下有款
叩也三字注

西擊握衍胸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
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
為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韓邪單于
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
于。諸單于尋罷唯呼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
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
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
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
渠堂入侍。婁力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干
刺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也。及

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漢遣車騎都尉韓

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

陳列於道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

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

宿長平。長平水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在今上登

長平。詔單于無謁。拜不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

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漢遣

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

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又轉

徑

軍一作渾

通典

通典

二

施肥

邊穀米糲糲音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
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知故稱敵國宜待以不
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
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
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窳鼠伏
闕於朝享不爲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信若後不來非叛臣也
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無窮萬代之長策也天
子采之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居右
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不

丁
今音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
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
上書求侍子漢遣穀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
韓邪強盛北庭人衆稍稍歸之中國遂定郅支
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
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匈奴
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
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
康居建昭二年西城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

發兵即康居誅郅支郅支湯為入沉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姓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烏戈山離數年之間城障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驅帥令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冊非

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障諸國兵車凡戊巳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其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為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

夷漸不可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
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
百蠻之君攬城障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
居屠五重城搴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
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
功蠻夷燔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
喜且懼嚮風馳義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
代之安功臣之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蔡元濤

積一作償

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人速得為善之利地蓋急武功重用人也昔齊
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
過而為之諱其行諱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
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
馬三十疋雖斬死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積也復
音扶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
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死王殺使者罪
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五

陳天壽

不恐當作下

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不詔赦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嬙音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守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

外一作木

一無邊字

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左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陰謂深開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始邊罷備塞。

邊方

通典卷九十五

六

蔡福應

通

通

六

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挫也。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極作極下同

子女一作妻子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子女，以此怨恨。而皆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

通

通

七

余選

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徑成十年之外百歲
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
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
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請求
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蠻夷之隙虧中國
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
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
許嘉論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
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
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

河
林一作株

焉成帝可平元年復林壘著鞮單于呼韓邪
漢臯壘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加追反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今河東郡伊邪莫演言
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
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
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
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
北蕃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
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而更受其通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

通鑑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曾椿

林作株

喪上二有大字

受以昭日月之信。神詐諉之謀。詐諉詞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綉絹帛二萬疋，絮二萬斤。佗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林纒之弟上名囊知牙斯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

來一作求

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而後捷勝則不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來朝，國家不與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皇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石其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

通鑑卷九十五

通鑑卷九十五

九

姚記

言謂自免之計其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
事醜惡故不傳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摧道為書然後匈奴
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特匈奴侵暴北邊
候騎至雍茸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
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暨孝武即位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擊匈
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况單于
之面乎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
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

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地
以為不一勞者不又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
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
之壑而不悔也廬山匈奴名至太始之初匈奴欲
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
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携國歸
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專制謂以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其兩何者
外國天性忿鷙鷙形容魁健太負力怙氣恃難

通典卷一百一十五
九
五十五

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也其強難誅其和難

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

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接循交

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

湯姐之場羌屬也藉猶也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艾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

一月為固以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

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

敵也三聖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

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

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

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言

于因捐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

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

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

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

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

蔡順

湯上一有藉字

邊防
通典卷九十五
十一
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
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
如土龍
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
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
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繡繒
帛各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
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
名莽以太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
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

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
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
太后遣使者答諭加厚賜焉。及王莽篡位建國
元年遣武威將軍王駿陳曉等六人多齎金帛
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
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
莽自係
其國號單于以多得賂遺乃從之單于始求稅
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釁
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湏置離謀
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

降之一作亡降

邊防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十一

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舉其一國之單人皆降之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詔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帥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

三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蟻蝨之螫毆之而已。螫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

通典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張佛榮

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
 萬里轉輸之行虜於負海疆竟既完中國內竭
 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
 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
 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
 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君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
 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調發也
 及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
 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富自齋食加
 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

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謂物也餘糧尚
 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齋脯餽薪炭重不可勝餽音益之大食糒飲水以
 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
 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
 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久幸而
 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
 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
 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
 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奔不聽於是天下騷

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
 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
 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
 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
 累若鞮單于呼韓耶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人
 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之子莽遣
 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
 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
 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五威將
 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

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
 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
 若鞮故皆為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
 單于烏累之弟名與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
 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彈籌策相與
 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
 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
 于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
 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

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訕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少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今龍高、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安定、是平原、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為武五原、寧朔等郡。射上

一無是字

陣下有集字

漢之上郡也。今咸寧上郡延安等郡地。漢之西州、河金、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射上
林講習戰陣，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明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小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說音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長轉，謂移。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

江祥

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
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
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
孝武時雖征伐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
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郡今亦弃造陽之北九
萬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
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傲音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
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
統是襲孝武既往之悔而長奴無已之詐也

其事也重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隄

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
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
信其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
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
因其壞亂鉅依幾反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
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
漢庭是時邊城晏閉馬牛布野三世無犬吠之
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

讓下其作而

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其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貪昧侵掠所獲。歲鉅萬幾千。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特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

幾千作計字

漢行事。嚴尤論之當也。故先王度土中立。封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內外其土貢者各因而貢也。制內外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

魏玄

邊防

通典百九十五

九

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戚近政教不
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
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
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夷狄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者鳥珠留之子名此初季父

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翼鞬日逐王部領南

邊及烏桓兵今都地莫音於六○後漢光武建

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

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即光武方肉

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

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抄

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

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漢常山關居

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匈奴左部遂復轉居

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

脩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

平高平平扶風今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復寇

上谷中山今傳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

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

下闕下有以東二字

漢書

通鑑

卷

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
 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
 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
 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
 境地之西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
 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
 其號於是欵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求為蕃蔽并禦北
 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
 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
 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
 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獻國珍寶求使

送上一有遣字

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
 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
 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送
 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
 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
 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
 甚厚歲以為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於
 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隰城縣
 有美稷鄉蓋其地也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
 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并

漢書

通鑑

卷

黃

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今郡也代郡
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
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
候輒謝曰。自擊亡虜。奠韃日逐耳。非敢犯漢民
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
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
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
者且不復來耳。帝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
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

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
來。時或易矢。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將
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
發西河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
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
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
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
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
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逸故多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

危一作敗

著一作著
辭下必有脫誤

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
 滅之政雖成必危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
 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
 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
 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
 敢復言兵事范曄曰光武蕃黃石存包桑開王
 奴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顛
 沛平城之圖忍傷黠王之陣乎二十八年北匈
 奴復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
 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帝勅邊

示一作加

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
 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
 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
 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
 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
 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代呼
 韓邪到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
 帝支單于背德被誅帝從之明
 帝永平中胡邪尸逐侯鞮單于立醯落之
 子名也時北
 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
 市遣使求和親帝異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

通典卷九十五

張鏡刊

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十騎覘候朔方，作馬革船，欲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抄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擊

北匈奴，大敗之，斬優留單于，取其胷皮而還。北庭大亂，屋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逐鞮單于胡邪之子討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今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王侯新降，渠帥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罰，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兵併力，以屯要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

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
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
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
時南部連克獲降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
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
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
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數千
人止蒲類海今北庭府界也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以
塞地北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
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

惟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
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得可扞禦北
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入南單于反其北庭并
領降眾無緣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
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
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隆赫然命將爰伐塞北
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
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
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即和帝也大開疆

帥一作師

又作父

宇大將軍遠帥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又舉衆歸德。自蒙恩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

策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劔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遂遣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請闕貢獻。北之國衆自立單于願復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不許。後至微滅。無聞。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鞬單于立。胡耶之子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黎陽即今汲出屯

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
中去持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左部句龍王
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
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
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
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
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
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
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其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
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

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
卒屯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
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
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
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
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
鞬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
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羗戎及諸胡
等數萬人寇掠幽今范陽上并今太原西河涼
今靈武安化平冀等州鉅鹿趙郡地呼蘭若

原金城郡地

鉅鹿趙郡地

鉅鹿趙郡地

鉅鹿趙郡地

送下二有婦字

車后一倒下同

銅

左一作右

尸逐就單于兜樓除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送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寔進擊餘黨匈奴為桓十七餘萬口皆詣寔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名車居兒諸部竝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悉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醜落與休屠各明白馬鋼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羗渠初單于車居兒為中郎將張奐所殺遂立左賢王羗渠為單于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

請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

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郡時人保聚

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

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

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

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

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

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儒郭汜及

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

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國焉

催

漢書

卷九十五

七

上今下一有平陽二字

以為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衆
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
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
慈氏縣今西河郡右部居祁縣今中部居太陵
縣今文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帝初
塞外匈奴大木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
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
居由是平陽郡即今西河昌今西河太原府即今新興
今定襄上黨郡今樂平諸郡今樂平郡太靡不有
焉大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穎討

警

馮從

河下一有三字劍作見

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郡
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
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
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
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盡狄庭矣宜及
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
上郡實為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徒三
河魏劔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
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
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

通鑑

通鑑卷九十五

魏

冠一作冠赤
蛇一作蛭下同

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
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
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
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竝來降帝竝撫
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
有署各種鮮支種冠頭種焉譚種亦勒種
桿蛇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
羌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真掛種力錫
種皆在部落不相雜錯署各最豪貴故得為單
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
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
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
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
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
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出為輔相則有左

慕下一有母字

豹

夏
民兵一倒

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
領約為兄弟故子孫遂
劉氏姓為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
中夏矣元海父豹即單于共
維之子左賢王也范曄論曰自漢興
匈奴強盛為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
耗畧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
權納懷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
番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
息民兵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墓擾動戎
狄續以更始之亂方憂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

夏

通典二百九十五

通典

生嫌一作伺便

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
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
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
臣求為捍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
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
庭焉後雙鬣既深互生嫌隙至於陷潰創傷者
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
今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
千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
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

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
之變。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用
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
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
立北虜。返其故庭。竝恩兩護。以私已福。弃茂天
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
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
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元
托跋氏竝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
百世不磨矣。

國中一倒

百世不繫矣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公坐辭大駭來言前燒何與別之聚乎自劉

釋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 務勿塵附 慕容氏 托拔氏其父

蠕蠕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

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

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

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

相讐報故也。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能理決聞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馬牛羊以為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亦皆為辦計謀從其婦人唯聞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偃蹲髡頭輕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為髻者勾決飾以金璧

中國有箇步搖也。字或為為幘婦人首飾擇名也後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箇古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氎氎。氎氎別也友氎胡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鍍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糝及東穡東穡似蓬草實如糝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麩麩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地卧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禱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大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

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

人死者。鬼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

始。故知人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

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

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

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冒頓

所破。眾遂孤弱。常臣服匈奴也。漢武帝遣霍去

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左北

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媯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為漢伺

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

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

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

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且等

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

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

掾班彪上言。烏桓天姓。輕黠。好為寇賊。若又放

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為宜復

為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在今媯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

西土至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盛。上

且一作日

又下落一本在餘下力是

遼防

遼防

三

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城今柳有丘力居
 者衆五千餘皆自稱王又落遼東蘇僕延衆千
 餘落自稱峭笑反王右北平今北烏延衆八百
 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嘉平四年
 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叛入丘力居衆中自稱
 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今北
南平原樂徐二州今彭城五年劉虞爲幽州
安郡地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
 桓轉盛獻帝初平立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
 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今邊長老皆比

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

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
 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
 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
 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千餘萬又
 其餘衆萬餘落徙居中國爲齊人西晉王浚爲
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容携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
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糾散並其別
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

柳城

携一作雋

一無似字

八一人

易一作湯

郡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
 春月大會饒落水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
 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似牛以角為弓代
 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
 端似牛又豹羆子皮毛柔軟胡音反羆並鼠
 屬納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
 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
 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
 於仇賁等率眾入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

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
 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
 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种擊匈奴北單
 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
 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
 荔易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窳城下
 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
 十部各遣質蕃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
 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
 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

通方

通方

五

陸

山歙仇水。○歙音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為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中部從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西部，各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嘉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北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

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美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曾昔之瘰疽也。○蚡音介，搔音新，到反。卑蒼言曰：瘰必燒反。杜氏注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恐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

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盱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循行，見烏侯秦水廣從子，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其

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

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魁頭與從父

弟騫曼俱擅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擅石槐諸大

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

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

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

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大原鴈門郡。後一心

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

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

度根竟爲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鮮卑小種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戎獵建旌麾以鼓節為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擅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漢陽塞外

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也代為東部大人

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自炎帝所滅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孫莫槐立胡罪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先得王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俗謂天曰宇故自

號宇文至孫乞得龜為慕容廆所敗滅部人逸
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殺皝
徙其部眾五萬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後
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務勿塵附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
桓大人庫辱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
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
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
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

畧一作從

為健使將人眾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
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
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
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
之與弟匹殫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
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
而還不復報歸于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
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
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
畧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

陸祖

邊陲

冉閔之亂段龕龕音湛率眾南移遂據齊地

慕容偽使弟恪帥眾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地執龕

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

山為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

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

於棘城之北今柳城郡之地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

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

慕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

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

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隍之間今安鄉郡次

曰廆有命世才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

青山今柳城郡界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

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業法制同於中國永嘉

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

修明流亡歸之甚眾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

陽郡荆河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

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

邊陲

通典一百九十六

十

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子鬼之雄毅多權畧。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雋其嗣號慕容即其子孫也。出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少子。受封北土。亦因鮮卑山。以為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皇帝之

苗胤。以皇帝土德。謂土為托。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遂女魁於弱水北。人賴其勳。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一作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其後至誥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

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生

男。授誥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

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

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之濡

源。西東接宇克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叅合陂

北。今在馬。子猗屯今在馬。一居定襄之盛樂。故

城。亦在今。使猗屯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

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

一無之字

邊陲

通典一百九十六

十

陸

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

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三川縣

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帝也宋文帝元嘉中每

歲為後魏侵境勅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臣以

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充申其要

大畧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

者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合肥今廬二郡

十吳城江陵移入南岸濡須之戍家亭羨溪濡須

在今歷陽郡西南北八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

亭一停北一作百

曹王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

沮中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此皆前代之殷監也何者

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

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

有通否而勢有強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而

言之大段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

三曰募偶車馬四曰計丁課力狡虜之性食肉

衣皮以馳騁為容儀以燎獵為南畝非有車輿

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莽寢

寔惟其性焮騎蟻聚輕兵鳥集踐蹂禾稼焚爇

牧畜一倒

段一作婦

陸

陸

陸

陸

官一作客

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成師連屯廢農必衆奔馳起役赴機必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官戍怨曠必繁孰若因人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交舊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宋青州北海郡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交州冀州宋兗州今魯郡瑕丘縣移泰山以南至下邳今臨淮郡縣是左洙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今琅邪北阨大現今琅邪沂水縣北四塞之內其

險是固人性重遷閭於圖如無虞之時意生於然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石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怍就路視遷如歸一曰浚復城隍以增舊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耕稼築場遠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帥丁夫四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挺群虜二萬矣三曰募耦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

下五百耦牛車五百兩叅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取險賊所不能守既以族居易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鈹利由已還存輸之武庫鈹骨出行請以自衛弓鋒利銖鈹反人不得辨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備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銓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利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

甚故成申作刺然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苦亦深矣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管子理齊寄令於人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日成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之理樂逸之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與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咎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內浚理城隍

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
 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捷
 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
 弱外通官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義
 因事着晝戰是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
 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
 城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
 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則增之其
 有毀缺權時補斷足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
 備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

補一作柵

民一作氓

族一作旅

一無而字未作來

國之要又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
 府庫之寶田蚕之民兼圩城之用千室之宰總
 倍族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
 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合廩糧者
 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而未乂邊令弛縱弓
 斨利鉄既不都斷往歲弃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
 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
 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
 廢間溪成葆之境諸所課仗竝加彫鐫別造程
 式若有遺鉄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

為常此亦禦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蠕蠕

蠕蠕而亥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

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

大白階木骨閭者言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間聲

相近故其後子孫口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

奴為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

谿谷之間駁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

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大武以其無知狀

其地遂拜諸部凶劫益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

法千人為一軍軍置收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

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為社崙所

拜號為強盛其西則聖者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

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

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可

之號始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

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

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

社一作社

邊後魏神麴二年夏四月大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杜喻從父之弟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大武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澣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萬餘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真大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獻文帝皇興中

千一作十萬餘例

水逐一作逐水

其主子成吐賀真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擁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集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水逐州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同迹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聞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

余環五

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艸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

械下一有之字

王作帝

一無陽字

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具。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處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王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蕃。以跋野置鎮。居南陽。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

余環至

若一夫一日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十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虜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求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

一畫討字

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子成弟善西征討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壞立經十日其族兄候俟力發率眾伐之阿那壞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壞來奔之後其後父兄婆羅門率眾討力發破之眾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凉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壞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歸附阿那壞委質於

前波羅門歸城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繼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壤宜置吐若奚泉。波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摠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表翻襲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縷。而高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

存一作章

保全生一作係今主

不可頓滅故也。然聞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獲境土無塵。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存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顧。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保全生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

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壞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四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往，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

西
北下有張字

即可求求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之。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我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

謝元林

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噉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壞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自納阿那壞女爲后。阿那壞請以其孫女妻齊獻王。武子長廣公湛。阿那壞

齊獻王。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阿那壞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壞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暉使於阿那壞。阿那壞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壞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墨。暉教阿那壞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壞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含反奔齊。文宣皇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那壞叔父鄧叔子爲

一無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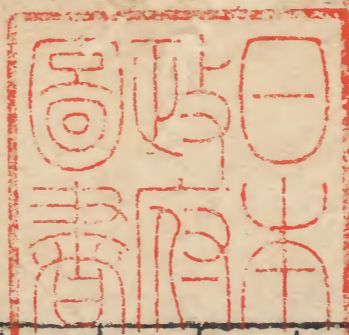
帝下一有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後皆叛。文宣帝廿三年

謝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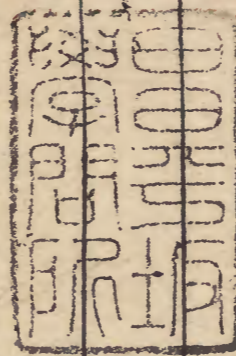
恭

持丘恐当作恃兵

男下一有以字王下有公字



主是時又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公帝二年七
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持丘強又籍西魏
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
其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以三千餘人付突厥
使於青門外立斬之中男下免死配王家為奴



魏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

